

知否知否 应是绿肥红瘦 5

人非草木

关心则乱
著



一幅从江南闺阁到侯门大户的古代生活画卷徐徐展开
古代女性励志口碑佳作 豆瓣评分8分以上!

随书附赠 胖脸娃娃三折贺卡

《琅琊榜》《欢乐颂》出品方正午阳光倾力打造同名影视剧即将热播!

赵丽颖、冯绍峰、朱一龙 主演!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人非草木

关心则乱
著

知音知音

应是绿肥红瘦

5

中國華僑出版社
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. 5 / 关心则乱著. — 北京:
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8. 6
ISBN 978-7-5113-7731-9

I. ①知… II. ①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36867号

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. 5

作 者: 关心则乱

出 版 人: 刘凤珍

责任编辑: 安 可

封面设计:  VIOLET
01152979738

版式设计: 苏 艾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mm×980mm 1/16 印张: 20 字数: 326千字

印 刷: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3-7731-9

定 价: 42.00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大厦 3 层 邮编: 100028
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 行 部: (010) 82068999 传 真: (010) 82069000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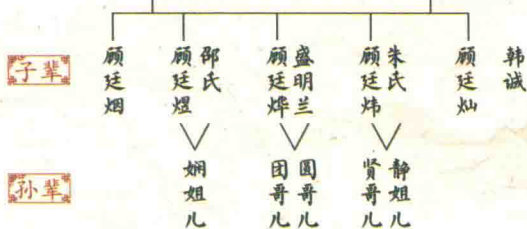


庭院里海棠花的芬芳溢满一地，
男人坐在廊下的大藤椅中，
怀中抱着肉团子摇来摇去，
微笑着目送她出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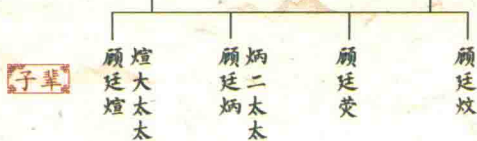
人物关系谱

顾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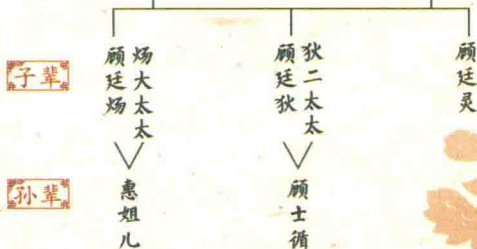
大老太爷-大老太太



四老太爷-四老太太



五老太爷-五老太太



目录

001

第四十五回 釜底抽薪

她连滚带爬地扑到明兰跟前，尖叫着：
『我娘说了，哪怕粗茶淡饭，也别做妾了！
谁也不是天生下贱，好好嫁人，做个正头老婆！』
她扯着明兰的衣角，哭得撕心裂肺，仿若一辈子的委屈都爆发了出来，
嘴里反反复复地念叨着这么两句。

027

第四十六回 明兰生子

明兰斜眼看着余太太，清楚地吐字：
『过继之事，万难从命。
倘若余伯母依旧不肯饶过，便请使出手段来吧，我如今身子重，
待侯爷回来后亲往余府一趟，将嫣红姐姐当初的事跟余大人另余家
族人好好说道说道，论个明白！』

061

第四十七回 真爱代价

顾廷烨忽蹲下身子，对着她道：
『当初，是你替昌哥儿做的决定。
你是知道我的，说出口的话，就不会收回。
此生此世，昌哥儿都不会入顾氏族谱，叫他自己另立门户吧。』

第四十八回 顾府分家

顾廷焯山岳般纹丝不动，冷冷地直视回去，他不等她反驳，又道：

『这次火势虽凶，但好在人都无恙，不但明兰平安生了孩儿，连三弟和侄儿也好端端的，真是天——佑——人——和！』

第四十九回 非黑非白

『人终究非花非雾，有父母亲长，有小儿无辜，如何能如花露、如朝雾，说没就没，了无牵挂？』

『姐姐是聪明人，千不念，万不念，也念着父母慈爱养育一场。』
明兰握着张氏的手，句句发自真心。

第五十回 人非草木

明兰愣了半刻，才明白申氏在说什么，顿时酒醒了一半。幸亏她反应快，当下镇静道：

『果然好名字！明智通达，宁静致远。愿这两个孩儿，能一生顺遂。』

： 目录

191

第五十一回 且行且思

肩膀上柔软馨香，她笑面如花，他心里很喜欢，不自觉地就伸臂揽过她的腰，忽然，他没出息地想——这样也好，就这么过吧，较什么真儿呢？

219

第五十二回 君心我心

明兰仿佛被触及心底最深处地方，心中隐匿的那一处轰然塌方，被掩藏住的丑陋无处躲藏。她一手撑着桌子，哀戚道：『……我心虚，是因为，当一个人待我真真心意时，我却只想着自己。』

247

第五十三回 妖魔鬼怪

她狠起心肠，嘶哑着嗓子道：『为了给祖母讨回公道，我、父亲、兄弟、姊妹，乃至如今富贵尊荣的安逸日子，都可以不要！』

第五十四回 左右相顾

顾廷烨正色道：

『明兰素来胆子小，连杀鸡声都不敢听，见血就要怕上半天。敢问老夫人，姨母为何将她逼迫至这个地步？！』

第五十五回 俗世夫妻

她抬起头，湿润的大眼望着他，

『一听到曼娘要撞死我，侯爷有没有慌了手脚？有没有乱了方寸？』

『哪怕知道我无恙后，是否依旧怒不可遏，恨不得立刻替我报仇出气？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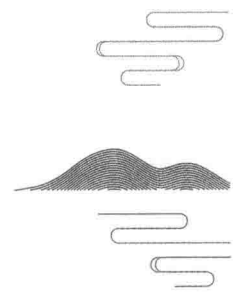





第四十五回
釜底抽薪



她连滚带爬地扑到明兰跟前，尖叫着：「我娘说了，哪怕粗茶淡饭，也别做妾了！谁也不是天生下贱，好好嫁人，做个正头老婆！」她扯着明兰的衣角，哭得撕心裂肺，仿若一辈子的委屈都爆发了出来，嘴里反反复复地念叨着这么两句。





林太医祖传本事，专攻外伤内燥、止血急救、筋骨调养，是一干武将最常光顾的太医。丹橘随着外院管事一道出门，请到林太医后直接去了常家。一直到黄昏上灯之时，丹橘才回来。

“夫人放心，年哥儿瞧着凶险，却无大碍的。”

年哥儿并非一般手不得抬、肩不能扛的读书少年，当时马车一有倾翻，他立即撑住车壁，一跃而出，只受了些皮肉伤，头、胸、腹等要害并未受创。

明兰又想起一事，急问道：“那手呢？脚呢？”古代官场没有《残疾人保护条例》，倘若仪表有损，那一辈子都上不得台面了。丹橘苦笑一声：“腿脚倒无事，只是手臂……林太医说，右臂上肱骨裂了，左手腕子也折了些。”明兰一颗心高高提起，读书人怎能伤了手？！

她忙问：“那可能治好？”丹橘上前一步，道：“夫人别急，我看着林太医给年哥儿矫了骨头，上了药，又绑缚了夹板。林太医说了，年哥儿年纪小，身量未长足，骨骼也未长牢，只要好好将养，仔细调理，待回头好了，一点儿碍处都不会留的。”

明兰这才松了口气，当下叫外院大管事拿了个二百两的银封去林府，又说了许多恭维恳求的好话，道那位是顾侯母家如今唯一的老人了，万请多加费心。林太医推辞了半天，方收下，并许诺一定常去复诊。明兰又叫账房拨了五百两银子，送去常嬷嬷处，以后不论购买药材还是支付诊金，能宽裕些。

“跟嬷嬷说，叫她别急，要什么尽管来取就是，若银子不够，打发人来说一声，自家人，不要客气。”明兰殷殷叮嘱，“叫嬷嬷别惦记我这儿，好好照看年哥儿才是正理。”

待人散去后，明兰坐在锦榻上发怔，不知何时醒觉过来，发现双唇麻

痛，原来是咬得厉害了。她忍不住发恨，最好别叫她知道这事故和她们有关系，不然，她非把这茬找回来不可！教教她们什么叫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。

次日一早，明兰就使人杀鸡烧酒放鞭炮，因顾廷烨不在，只好请顾廷炜代而祭之。

略事典仪后，便是开席吃酒。两桌男丁席面设在外厅，女席设在里头的小花厅，小辈孩子们又另设两桌。自分家后，顾府男丁久别重逢，人人各自心思。

五老太爷眉头紧锁，杯中的美酒尝起来却如黄连。他大半辈子都在兄长羽翼之下，一朝离了庇佑，才知世道艰难。原以为长子顾廷炀虽天资平庸，但好歹为人老实，也不失君子之风，没想却是个贪花好色的腐朽之徒，他院里的媳妇丫鬟没有一个不被他上手的；花钱如流水，满京城的青楼赶着去做火山孝子，真真辱没斯文，败类至极。以前是大哥兜着，大嫂瞒着，老妻护着，他一无所知，如今却……他一眼瞪过去。顾廷炀深惧父亲，手一哆嗦，一筷子香醋莴苣肚丝便落在席上。一旁的顾廷狄却丝毫不知，犹自和顾廷炜推杯换盏。

说起这次子，五老太爷又是一阵黯然。原想着廷狄精明能干，堪为家中梁柱，谁知自家关起门来过日子，才知他活脱脱算盘精投胎，凡事不关己则己，一有触及本家利益，便是锱铢必较。计较他兄长狎妓挥霍也就罢了，没想到如今连老父的斯文消遣也克扣上了。

老二夫妇俩拿着账册分析得头头是道——家里统共进项多少多少，要花钱子的地方多少多少，将来还要出销多少多少，因此需要量人为出……他听得头皮发麻，可既知实情如此，不得不忍痛遣散一大半的清客，至于添购古籍、名砚、珍墨等，也只好斟酌减少了。

五老太爷叹着气，举杯敬了身旁的四哥一杯。酒入愁肠，四老太爷也跟着一道叹起气来。

长子就不用说了，老实巴交还爱听媳妇话，自己有些不大正经的爱好，也不像小儿子那么配合，多少指使不动。连他想票个戏，儿子都拉长个脸老大不乐意的。可是除了他，自己又能去依靠哪个？小儿子倒是与自己志同道合，可惜，明明是败家子的命，愣想做商业奇才，落下一屁股的亏空要老父来填！从去年到今年，还不知有多少烂头账要清。

这顿酒喝得凄风冷雨，只顾廷炜依旧轻松跳脱，似对旁人概无心思。

与之相比，里头的女桌倒还热闹些。甫一落座，明兰就愣住了，明明是家宴，却见太夫人亲密地携着康姨妈过来了，又叫跟来的康兆儿去顾家姑娘那桌吃酒。

太夫人神色自若地向妯娌小辈们介绍康姨妈，并道：“是明兰的姨母，今日恰巧无事，我便做主给请来，人多也凑个热闹。”康姨妈微笑得斯文大方：“是我唐突了。”四老太太微瞥了默不作声的明兰一眼。很快，五老太太一连声附和，热烈表示欢迎。

因分了府邸，四房、五房算是客，而朱氏、邵氏照例要服侍布菜，却被太夫人叫免了。众女眷顾着长幼尊卑，便分桌而坐。太夫人并两位妯娌和康姨妈一桌，明兰等媳妇一桌，另未嫁的姑娘们一桌。屋角远远设着几处冰盆，每处都只侍立着个小丫头，拿大蒲扇缓缓送些凉风过来，厅前又设了女先儿唱曲儿，加之菜肴清淡可口，也颇可待客了。

酒过三巡，曲儿也唱完了，姑娘们携着手下去玩儿了，只康兆儿被太夫人叫去桌边说话，众女眷有些东倒西歪地谈开了。

“今儿，我敬煊大嫂一杯！”狄二太太拉着煊大太太一道举杯，“听闻征大侄子差当得极好，连伏老将军都夸了呢。”她一饮而尽。煊大太太也掩着袖子饮尽了酒。只听狄二太太坐下后，又笑得挤眉弄眼：“回头若是大侄子好事近了，可别遮着掩着哦！”

煊大太太并不说话，可言笑之间掩饰不住得意之情。邵氏见了不免疑惑，狄二太太帮着丈夫料理五房在外头的产业，耳聪目明，想来定是有些风声了。她和气地笑道：“莫非真叫她说中了，大侄子的亲事有着落了？”煊大太太笑而不答。狄二太太往嘴里夹了一筷子樱桃里脊肉，笑道：“我可多嘴了，不能再说，不能再说了……”

邵氏犹自糊涂，还是朱氏机敏，一转念间，便笑道：“莫非是伏老将军家的闺女？”

煊大太太抑制不住眉飞色舞。一旁的炳二太太心里酸得紧，却又得讨好长嫂，连忙道：“别这么说，还没影儿的事呢，人家姑娘的名声贵重！”煊大太太笑得畅快至极，轻瞥了明兰一眼，却道：“我弟妹说得是，大家吃菜，吃菜！”

桌上各妯娌神色各异，明兰低头而笑，别人不知道，她却是早得了信儿的。

那桌上的太夫人听见了，对着康姨妈微微挑眉，康姨妈也回了她一眼。

两人心领神会后，太夫人忽对着四老太太和五老太太叹道：“唉，你们俩真是好福气，儿孙满堂，如今眼看着连曾孙子都快有了，我们这房却还冷冷清清的。”

四老太太心头一动，只笑笑却不说话。五老太太不知所以地接过来，笑道：“你且耐心些，廷焯、廷炜都年纪轻着呢，回头给你生一大窝。”

狄太太赶紧去看邵氏，只见她果然低头黯然，心中暗恨婆婆不会说话。

太夫人微微垂下眉尾，忧道：“旁人也就罢了，廷焯却是咱们顾家的顶梁柱，他的子嗣如何能不多些？每每想起这些，我都觉着无颜去见老侯爷。”

这话一出来，气氛骤然冷了下来。聪明人也就罢了，连五老太太也觉着不对劲，四下窥众人的脸色，不再言语。

只康姨妈丝毫不觉气氛有异，还笑着去挽太夫人的胳膊：“我和你投缘，真想替了你的苦处去。”太夫人反挽过她的手臂，万分亲昵道：“你若真心疼我为难，便成全我一事吧。”

“别说一事，便是百事千事，我怎会不依你？”

太夫人转头瞧了康兆儿一眼，径自道：“你这闺女我喜欢得紧，不若就给我们顾家，我做主，许给我家廷焯做了二房，若能为我家开枝散叶，我定把她当心肝肉来疼惜！”

康姨妈故意看明兰一眼，笑道：“成呀。你瞧得上她，是我家兆儿的福气！”

一旁的康兆儿恨不能把头垂到胸口去，整张脸羞热得似红布。

众人看着这两人做戏般的你一言，我一语，不由得面面相觑，最后的视线不免都落在明兰身上。只见明兰神色如常，慢慢夹了片醋熘白菜吃着。

康姨妈看着明兰，加大声量：“我是一千个一百个愿意的，就怕我外甥女不肯！”太夫人头都没转一下，笑道：“怎么会？我这儿媳的脾气最好不过，怎会拈酸吃醋！”

“这倒是。”康姨妈接上道，“白石潭贺家知道吧，那家老太太就最喜欢我这外甥女，恨不能讨回家去做媳妇。明兰亲事没定之前，贺老太太三天两头往我妹妹家跑呢。”

她一边说，一边用力看着明兰，隐露威胁之意。

正午日头渐落，一片阴云遮盖了天空，天地间似乎陡然凉快了许多，倒能听见窗口吹进来的丝丝凉风。众人皆缄默，只煊老太太和邵氏担忧地看着

明兰。

明兰终于吃完了那片醋熘白菜，三根娇嫩纤长的手指稳稳放下筷子，好整以暇地拿食巾子拭嘴角。康姨妈有些沉不住气了，对着明兰道：“外甥女，给句话吧，你倒是答不答应？”

明兰慢慢放下食巾子，顺手还铺平在桌上，脸上摆着微笑，道：“其实，今儿我也有件事要说。本想私底下说的，既然在座的都是自家人，太夫人又跟姨母好得这样，我也不必躲闪了。”

太夫人眼神忽闪一下，立刻隐去利光。

明兰慢悠悠道：“年前一日，原锦乡侯马家上门来求见，这般获了罪的人家，我是不愿见的，只叫管事去敷衍，谁知人家却说，望我家看在两家交好的分儿上，周济些个银子，还说，在获罪前，马家几位少爷小姐都是太夫人的座上常客，尤其是原世子马玉，自小和廷灿妹妹一道玩，太夫人喜欢得跟什么似的，恨不能招作女婿……”马家人上门纯属胡扯，人家根本没来，落魄人家有几个够胆来找碴儿的，一切都是屠虎打听来的。

说到这里，在座众人都明白了。太夫人脸色惨白一片，手指紧紧攥着桌巾。明兰看了她的脸色，轻轻一笑，继续道：“这年头打秋风的多了去了，哪个会信他们。我只叫人传话，说交好人家子女来往本是常事，红口白牙没个凭证，岂不是讹人？那会儿廷灿妹妹正跟公主府说亲，我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便拿了些银子，打发人走就完了。”

太夫人艰难地吐了一口气，强笑着：“你做得对。”她也知道马家人并没有上门，但是明兰既已知道了这事，那就能拿作把柄了，她只能道，“大人们交好，儿孙们便免不了一道玩，亲事却不可轻议，免得落了口舌。”一边说，一边颇有深意地看了康姨妈一眼。

康姨妈心下明白，对明兰笑道：“谁说不是，婚姻大事的确要慎重。姨母适才也太轻狂了，你兆儿表妹也不是冲着名分来的，能做个妾室，能服侍你和外甥女婿便很好了。”

明兰依旧摇头，用人人可听见的声音道：“还是不成。二房不成，妾室也不成。”

康姨妈霍地站起来，大声道：“我妹子怎么教出你这么个妒妇来？！”

明兰笑得慢条斯理，一字一句道：“姨妈，您不知道吧，这顾家门里，若是不给夫婿纳妾便算妒妇的，那外甥女绝不敢担此殊荣。”她笑弯的眼睛看

向太夫人。

“刚进门那会儿，我也觉着稀罕来着，明明我那公爹是长子，娶妻又早，怎么到了到了，反是大房的儿女年纪最小呢？”

“你敢妄议亲长？！”太夫人沉声道。

“明兰怎敢。”明兰大惊小怪地捂着胸口，“我是夸爹爹呢。满京城去打听，哪有像公爹这般情深义重的男子，为着夫妻情义，硬是等了近十年，才得了大哥哥呢。”

既然要撕破脸，她也并非怕事的，平日里让着她们，还真蹬鼻子上脸了！

太夫人面色发紫，气恼异常。明兰转头笑问：“五婶婶，这事你是最清楚了。当初公爹为何不肯纳妾呢？”五老太太脸色尴尬。她当然知道内情，当初她还用这事拿捏过五老太爷，不许他纳妾摸通房来着。当下，她只能支支吾吾道：“是大哥自己不愿意。”

明兰立刻回头，直视着太夫人：“莫非侯爷私底下跟您说过，他想纳妾？”

太夫人恼怒，差点破口而骂，忽想起原先盘算，只好压住怒气，放缓声音道：“看你这孩子，急得什么样儿！正经男儿，不是忙于读书功名，就是当差办事，哪会自己开口要纳妾。多找几个人来服侍，还不是贤惠太太来拿主意？我知道你的心事，旁的人进来你不放心，可兆儿是你自家表妹，你有什么不放心的？听娘劝一句，为着你的名声，就应了吧。”

要说不生气是假的，明兰只觉得胸口胀胀的，一口气憋得难受，可越是这种时候，越要冷静。她摇摇头，坚决道：“就因为姨母的女儿，才绝对不成。”

其实，她对纳妾早有准备，她甚至可以自己去挑人，男人想变心，拦也拦不住，但人选绝不能扎手，不能无法管束。康家女，既是亲戚，又是王式的娘家，她绝不能松口。

“你什么意思？”康姨妈尖叫着。太夫人也吃了一惊，颤颤道：“这……这可是你姨妈呀！”

“她是您请来的客人，可不是我请来的。”明兰继续摇头，“若不是您，我是绝不会请姨妈上门的，越少见越好。”撕破脸就撕破脸！

“你、你……”康姨妈宛如一只秃了毛的老狗，指着明兰说不出话来。这次连四、五两房的女眷也有些不满了，怎可这样说话呢？

明兰抬起头，看了眼四周用谴责目光看着自己的人，有条不紊地道：

“您不是一直奇怪，为何我总不愿见姨妈吗？您还责备我对姨母不够恭敬，实则，事出有因。若您仔细打听，就会知道，往日康姨妈去我娘家时就很少拜见我祖母，尤其是自打崇德二年起，康姨妈就再未拜见过我家老太太。”

众人心头疑惑，目光转向，一齐注视着康姨妈。

“因是我祖母吩咐过，以后不许康姨妈上门来。来了，她也不见。”明兰补上解释。

厅里一时哗然，各人吃惊的表情形形色色。太夫人和康姨妈处于呆滞状态。尤其是康姨妈，像不认识似的看着明兰，那个温文忍气的小庶女，怎么今日这样了？！

“都说家丑不可外扬，可如今太夫人拗到了这份儿上，我也顾不得羞了，请诸位婶婶、嫂嫂给评理。”明兰从袖中抽出帕子，轻轻擦拭眼角。

“我祖母为人虽严厉些，但这般得罪亲戚的话，也是不会轻易说的，实在是……唉。”明兰一脸为难，“祖母说，康姨妈性子歹毒，无半分慈悲之心，只一味算计害人，实非正人君子所为。姨妈手中送掉过多少性命，真是说也说不清。只我祖母知道确凿的，便有四个，五年前药死一个，两年前寻衅打死一个，就在年前，康府有位妾室，一尸两命地叫人抬出去的。”

厅中一片凉飕飕的，众女眷一脸惊讶。五老太太最是掩饰不住，张大了嘴发愣。她再不讲理，也不曾做过这等伤天害理的事。

“你、你血口喷人！”康姨妈叫得异常尖厉。

明兰不急不忙道：“姨妈找我家太太帮忙，一会儿要遮掩，一会儿要应急，老太太虽不过问，却哪一件不知道？真要理论起来，那也能说出来。”其实这些又杜撰了，依旧是屠虎打听来的线索。

康姨妈狠狠瞪着明兰，目光中直欲射出利剑来，却不能反驳，因句句戳中她的隐晦。

明兰不去看她，继续演戏，半哭道：“祖母说，我家太太与姨妈是亲姐妹，那是脱不掉的亲情，没法子，不能见着不帮。可我是隔了层的，难不成要叫顾家也沾上甩不掉？！”

结论出来，以五老太太为首的众女眷一齐去看太夫人，目带鄙夷之色。众人心中都思忖着：这种货色的歹毒妇人，你竟当成至交好友，物以类聚，想来你也不是个好的。自来就是嫡亲婆婆也不大插手儿媳房里的事，你这后妈这般殷勤，软硬兼施，肯定没安好心。